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 (十二)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

外婆家的螃蟹汁

□ 韩聪光

“螃蟹汁”，顾名思义，就是用螃蟹腌制而成的汁。这里所说的螃蟹，是指生活在海滩里的一种小动物，我们当地人俗称它为“螃蟹”，这个称呼可能有别于百科书上的螃蟹（根据百科书上的解释，“螃蟹”是指在淡水生活的一种螃蟹）。在我的家乡徐闻，甚至在粤西的沿海地区，它历来被人们视为美味佳肴。虽然现在逐渐被各种酱油酱料所代替，但在徐闻人民的心中，螃蟹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佐料。更多地，它是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技艺与饮食文化的传承。

小时候，大人忙于干活，家里经常顾不上做饭。每当肚子饿得急，母亲就把从外婆家带回来的土罐打开，从里面先舀出几匙螃蟹汁，淋在米饭上给我们送饭。在物质贫瘠的20世纪80年代，我的童年有许多时候都是这样度过。碰上难得的一次杀鸡宰鸭，或者白灼一块五花肉，蘸着螃蟹汁吃，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我对螃蟹汁情有独钟，其实源于对外婆的那片海深深的回忆。

外婆所住的小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东部，濒临南海，离我家有二三十公里路。以前交通不发达，谁家能有一辆凤凰牌单车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当然，我们家是没有的。听说父亲娶母亲的时候，还借了人家一辆单车，骑了半天

的土路才将母亲接回。因为没有直达的汽车，我们如果要到外婆家，通常要从村里步行五六公里路到镇上，再转搭一天只有一班的老式客运汽车到外婆家就近的另外一个小镇，然后接着再步行十多公里路过去。这样来回一次，脚都要走到起水泡。

到外婆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陆路，二是水路。陆路步行远，耗时耗力，我们往往会选择水路。所谓的水路，并不是有船坐，而是沿着海岸线的海滩步行。有时碰到较深的小海沟，还要搭渔民的小船过渡。这种小船在家乡的话叫“槽仔”，是一种很细很长的扁舟，随着海浪的荡漾，人在船上不停地晃动，惊心动魄，眼看着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海里去。因为年纪小，胆子都快被吓破了。

正是由于来去不方便，所以每走一次亲戚都非常的艰难。然而，母亲非常挂念外婆，再遥远的旅途也无法阻挡她去探望外婆的那颗心。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也时常跟着母亲奔波在那条红土路上，而且一住就是好几天。我童年的许多时光，因为海的元素，带来了无比的快乐。

在外婆的村庄，人们世代以打鱼为生。蓝天白云下的大海，涌动着洁白细腻沙子，清晰见底的海水，有贝壳爬行的影子。我喜欢穿着小裤衩，泡在海水里，仰望着晴空，放飞少年的思维。一排排的木麻黄树、马尾松树，阵阵海风吹动着松涛。在两棵树之间绑上网床，在摇晃间，度过一个又一个悠闲的时光。有时会在快回家时，顺便就用铁耙把松树的落叶扒在一块，装入簸箕，带回家当柴火烧。

从前的大海，海产品非常丰富，如果家里没什么菜，只要用铁耙在沙滩里轻轻一扒，一个个贝壳就会露出沙面，我们一一捡起来，带回家就可以煮上一锅美味的白螺汤。在老家，人们常说，只要你够勤力，永远都不会饿死的。

滩尿虾也是多得吃不完，渔民一网打下来收获满满。由于贸易相当不发达，能卖出去的滩尿虾不多，剩下的只好拿回去熬肥料。而如今，它却已经成为酒家餐桌上的高级菜肴。

有一年小学的暑假，我在外婆家度过。那个热浪滚滚的夏天，太阳猛烈地照射，热气把大海里的许多小动物都驱赶出来。这时候，满沙滩都是趴着的小螃蟹。我和小伙伴们拼命地追赶，连爬带滚，一把抓住它们就要快速地往竹篓里装，也顾不上它有一对钳，双手受伤是家常便饭之事。大概抓了好几斤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交给外婆制作螃蟹汁了。外婆望着我们狼狈的样子，一边怜惜地摸着我们，一边哈哈大笑，说：“依

啊，滚成力啊咯！”（意思就是，孩子们啊，搞得太平苦了咯）

外婆把螃蟹用刷子一只一只地刷干净，再全部倒进一个石窟里，用石臼一下一下地捣碎。她说捣得越碎越好，这样更容易出汁。之后，就用粗盐搅拌均匀，装在一个密封的陶瓷罐里，放在门口的墙边晒太阳。螃蟹汁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半年后，等我们再次来外婆家时再带回去。有时村里偶有人来往，外婆知道的话也会叫人捎上几瓶带给母亲。

每次外婆在劳作的时候，都会顺口唱起一首首雷州民歌，这是一种既古老又独特的地方方言民歌。不论是文人雅士或平民百姓，不论是年迈老人或是村姑孩童，都能朗朗上口。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文化的传承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有一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鸡母唱啄扒秧糠，唱仔近埠站着望。唱得仔大仔分散，不啻啻还母功劳”（大概意思是说母鸡将秧糠扒开，发出啾啾的声音召唤小鸡们过来吃米。而它不舍得吃，只是站着望着。随着小鸡的长大，它们就分散开了，也没能用任何东西来报答母亲的恩情）。这首歌歌颂了母亲的无私和伟大，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对母亲的养育之恩。我也从外婆的歌谣里，潜移默化之中，感悟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再说回螃蟹汁，它不仅具有独特的鲜香味道，能够刺激食欲，增加食欲，还富含多肽成分和游离的氨基酸。常听老人们说，它可以下火，治咽炎，可以作为清热解毒的饮品来饮用，而螃蟹汁保存时间越长，效果就会越好。

这些天然的海产品，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人。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蘸着螃蟹汁配着白粥慢慢长大成人。时光流逝，我亲爱的外婆已经去世，如今再也没有机会吃到她亲手做的螃蟹汁了。每次想起她，脑海里都会想起那一罐罐美味的螃蟹汁，那一首首童年的歌谣。

前段时间，好朋友红凌姐从家乡给我寄来几瓶螃蟹汁。我发现它的出品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土方法，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现代化的生产加工。值得庆幸的是，吃起来的味道还是从前的味道。最近天气炎热，没什么胃口。今天淋上螃蟹汁，竟然吃了两大碗白米饭。

螃蟹汁只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不起眼的食物，因为它刻画了岁月的痕迹，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情怀，牵绊着每一个游子的记忆，所以，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一碟螃蟹汁，就是一碟满满的乡愁！这人世间，唯有乡味最难亲，亲情最难舍啊！

蒲草

(外一首)

■ 李本明

原本生活平静如镜水田里
直径圆小，空着一条心
虽小虽细
像香葱一样九十度角直立
而且是亭亭玉立

蒲草的生命，起始于黛绿色
泡一坛清水，植在土壤里
等待日子，季节到来
连根拔起，焕发第二次生命
像笔画竖着又横着
不是宿命，这是最终归宿
晒干、碾扁、上色
宛若柳条般丝滑柔软
生命就会越来越精彩

譬如，在这整层展览厅里
空间宽敞，灯光柔和
一具具物象，像月光下的花朵
娇艳欲滴，仪态万千
这些手提包，各种小篮子
比皮革还大方
比竹篾更精致
这就是蒲草的前世、化身

从一条条草根，蜕变成物具
从条状变成立体
从立体填满想象空间
相互缠绕，相互打结
像针线在指尖间穿梭
可折可伸，可圆可方
只要有梦，便可编织

森林公园

一座公园，原生态的模样
以木字旁为姓氏
一棵树，一株草
全是草木葱茏的名字
族居三岭山上
山不高，像人类聚集

绿色是唯一母语
绿色是统一装束
叶脉簇簇，循次渐进
宛若簇簇的帐篷
撑起无比湛蓝的天空

山风是天然氧吧
与叶子亲密地交谈
谈吐碧绿的语言
通过唇齿与喉舌，鱼贯而入
舒坦地伸展我们的肺叶

一些轻巧的鸟儿
裁剪着翅膀
飞过日子的弧度
色彩斑斓的蝴蝶
打着对称蝴蝶结
亲吻的姿态，与山花约会

环山依水的日子
在清澈的赤溪湖边
轻眠的思绪
枕着碧透的叶子
吸着绿透的山风
我陶醉了一个下午

的夜色中点亮，孤影穿过皓皓白雾。书院不动声色，用一根乌黑的脐带输送血液。蝴蝶鼓动了，一起用胸腔，制造出山峦起伏的高亢声浪，只为回应那朗朗的读书声。这是天际间传来的回响，每一个寒窗苦读的身影，都不会被功名所辜负。

从青云庵穿越而来的木鱼声，一声声地敲打心坎。书院里静默打坐的书生，身影淹没在茫茫暮色里。那只在月影下翩翩起舞的白狐，用一声轻叹，驱散了已蕴藏上百年的孤寂。

烽火连天的岁月，总有一群人，用身体抵抗冰冷的子弹，用生命叩问苍天。
万物寂静的清晨，一声鸟鸣唤醒书院，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会醒来。那些倒在冲锋路上的坚毅的灵魂，让信仰成为矗立于风浪中的灯塔。

大地回音

(四章) ■ 苏三皮

笔架岭

笔架岭和天空一样高远。站在山顶，可以触摸星辰。

日子不紧不慢，又如此从容。太阳照常升起，也如期落幕。落日是逝去，也在孕育朝阳。笔架岭冷峻地数着日出和日落，在每一棵树上刻下独特的符号。每一个走过笔架岭的人，涌动的脉搏像波涛一般汹涌澎湃。

时光不曾停留。时光跋涉而过的痕迹，被一阵春雨冲洗。笔架岭用苍翠回应时光，用悲悯演绎过往。青云庵的青苔记载的苦难，被时光淘洗后留下辉煌。不辜负这块土地的先祖，用一双双粗大的被厚茧保护的手掌，揉碎坚硬如铁的泥土，按照先烈的遗容，塑出佛的慈悲。

流云隐入林间，遁地而去。七十年的那场战斗，号角依稀吹响。捡故事的人眉心之间，浩瀚厚实的心事冲破牵挂，脚落于异木棉粗壮的枝头。笔架岭遗落的历史，在笔下沙沙作响。

悲壮从来不曾停留在纸笔间。所有的苦难，都在铸就辉煌。时光会老去，笔架岭的故事不会老去。每一棵站立的树，平静地迎接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

笔架岭见过每一天的落日，和朝阳一样，都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在笔架岭，每一颗种子都可以归入泥土，掀开巨石，然后在风中挺立。

南三盐场

大海留给南三岛最朴素的馈赠，是盐。一颗颗洁白的盐，穿越过时光，

游走在历史长河之上，仰望碧绿的芦苇和湿地以及低空翱翔的海鸥和跃出水平面的鱼群。

盐的体内，蕴藏着大海的身姿，大海的记忆，大海的蔚蓝，大海的广阔，也藏着大海的喜悦无常，以及贝壳的呓语。

一千多年前的南宋，那群体格壮硕，肤色黝黑的汉子，在盐田轮番上演古法建池、晒伯观潮、选时纳潮、三段沥潮、调和保卤、量池备晶、三段结晶、动卤松盐、扒盐归垛、悬台虑卤、精晒陈杂、生态存储等十二道工序技艺。

来自南宋的红砖让一千多年后的盐田熠熠生辉。芦苇恣意开出白色花朵，把盐田包裹在一片白的海洋之中。盐田天空低垂，触手可及。海鸥划出弧线，生成一幅无比生动的水墨画。

从南宋绵延而来的上千年的盐耕文化，历经几朝几代的古老制盐工艺，让南三岛贫瘠的海岛，被盐渍越而浑厚的歌唱照耀出生活的芬芳。锃亮的盐碱收拢起大海汹涌的海声和巨浪，直抵黎民百姓生活的最深处。

盐将沾满泥香的日子，腌进了百姓的心里，光芒与日月同辉。

蓉镜书院

去看一眼蓉镜书院，听一百五十年前穿堂而过的风传来吟诵的经书。被绿树簇拥的书院，砚池依旧碧波荡漾，经久不散的墨香浸润着每一根柳条，每一个柳叶。

或缓或急的读书声，是世间最坚硬的声音。依稀中，一盏倔强的寒灯在柔软

乌坭河

河流有了名字，仿佛一个人有了姓氏，也就有了根，有了故乡和归宿。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个地方让它驻足徘徊。乌坭河也有了属于它的名字。乌坭河菜花蛇一样的身体，有如伸出南海的圣女之手，缠绕着三合窝，匍匐着汇入鉴江。

有人说，三合窝是南海和乌坭河的婚配之子。

一条河流和一个村庄总是唇齿相依，性命相连。乌坭河和三合窝也一样。沿着河流，可以回到故乡。沿着乌坭河，可以回到三合窝。每一个远离故土的思乡游子，都懂得这么一个道理。

乌坭河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三合窝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时光是故事的始作俑者，四季安静地轮换。三合窝在乌坭河的怀抱里睡去，又在乌坭河的怀抱里醒来。睡着或醒来，都是生命的一种常态。

白天的三合窝和乌坭河是欢腾的。三合窝的鸡鸣狗吠，羊群咩咩地奔跑，黄牛哞哞地耕作，母亲追逐落日呼唤孩儿归家的讯号，悠然穿过乌坭河，砸疼落单的候鸟。乌坭河曾瞒着三合窝追逐远方，悄无声息地把蓝天白云拥入怀中。河流是接近天空的地方。乌坭河所有的奔腾，只不过是和天空融为一体。

夜晚的三合窝安静，但乌坭河依然欢腾。各怀心事的鱼虾，密谋一场远走的旅行，从乌坭河出走，而后抵达天空，就连岸边的狗尾草，也蠢蠢欲动。

从远古走来的乌坭河，驮着村庄的故事，一路走来，一路讲述。

谦逊的乌坭河，从不诉说恩泽，在每一个清晨唤醒村庄，把清爽的身体交还给天空，把清贫的日子咀嚼得嘎吱嘎吱响。

哦！睿智的乌坭河。

粤剧

(外一首)

■ 杨泉

白发苍苍年逾九旬的双亲

凑在电视机前，像一对小伙伴

目不转睛地欣赏大戏拉山 运手一招一式偶尔品评几句年轻一辈完全插不上嘴

欣慰啊，这人间烟火一代一代人的情怀没法更改一代一代人有各自精彩活法

浩瀚宇宙幸福久远

明珠湾

寂寥苍穹彩灯闪烁的明珠湾大桥脚下

江面辽阔，近处是滟滟水波

远方是苍茫的天地合一我想不出适当的诗行满眼是你的影子

转身回望深邃苍远的群山如虹大桥被金戴银

逸逸而过我想不出赞美的诗行空中回响 你绚丽的华章